

失言即失人

福州屏东中学 陈琼英



《论语·卫灵公篇》有云：“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说的是语言是一门艺术，应对进退间要讲究分寸，对“可与言”之人要适时进言，以免失去一个朋友或人才，而对“不可与言”者则要保持缄默或一定的距离，以免招惹是非。我在《说苑·杂言》中读到夫子的又

一段论述：“非其地而树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语之弗听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蚊而鼓之。”意思是说善言要说给善听的人听，对于善听的人，你的话语就如聚沙洒落雨水一样，会被完全接纳；而对于不善听的人，就像对着一群聋子敲鼓一样，敲得再响，他们也听不见。因此，对不愿意受谏的人就保持缄默。我并不否认夫子的观点，但更期待的是夫子笔下的不失言也不失人的“智者”，并且是积极思考和行动的“智者”，而非放弃和放下的“智者”——家长和教师就必须是这样的“智者”，因为对家庭和学校而言，“失言”很可能就意味着“失人”。

从一个熟悉的故事说起

寒风萧瑟的冬天，一个衣着褴褛且双目失明的老人正跪在一条繁华的大街上行乞。老人的脖颈上挂着一块写有“自幼失明”字样的木牌，然而却没有人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这时，一位诗人走到老人身旁，在木牌上写了几个字后便转身离去。随后奇迹发生了，来往的行人都停下了匆忙的脚步给老人布施。原来，诗人在“自幼失明”的下方增加了

一行字：“春天就要来了，我却看不到它……”

这就是语言的力量，同样的内容以不同形式、角度、立场的表达，得到的却是大相径庭的结果。以上的故事让我们认识到：动机是人为产生的直接原因，而动机则是由人内在的需要和外界的刺激共同作用而引起的，其中人的需要是人的行为产

生的根本原因。如果无法唤起个体的这种需要，即使存在外在刺激，也不能促使行为的产生。“自幼失明”只是让人们看到一个可怜的乞丐，人们可能因为恐惧、害怕反而增强了他们逃离的情绪，而“春天就要来了，我却看不到它”引发的却是行人内在的体验和感受。撼动心灵的美好文字唤起了个体自我实现的需要，因而改变了负向情绪，并因此产生强烈的帮助对方的动机。可见一句话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句话也可能让一个人穷困潦倒。而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一句话可以成就一个人，一句话也可以毁掉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代人。

教育的宿命与使命

泉是我的第一届学生，那时候的他少不更事，但竟已经是一个有“黑社会”性质的“拖鞋帮”的混混，后来因为犯了命案，在高三那年被判了死刑。一个年轻的生命还没有开出花来就夭折了，这是我内心今生无法抹去的痛。

我和泉相处时间不长，但很意外地深得他的信赖。泉留给我的最深刻的一句话是：“没有我怕的

老师，只有我尊敬的老师。”这句话给了我深深的震动，所以直到今天我都没想过要做一名让学生惧怕的教师。泉曾经告诉我他的成长故事：他是初二的时候变坏的。但最初他只是顽皮，班上有一些比他更顽皮的学生，他们常常成为教师批评的对象，不过只有他不还嘴，因为他知道要尊重师长。可是后来教师不只是批评他，完了还告诉家长，所以他每次回去都会被家人打骂一通，他感到委屈，觉得教师和家长都没把自己当回事，就干脆也像其他学生一样和教师顶嘴。有一次，他气不过还砸了教师家的玻璃，然后为了逃避父母的责罚就没敢回家，从此就变坏了。不过从那以后，教师和家长再也不骂他了——因为骂了也没用。

泉的成长历程让我数度陷入深思：必须承认，家长和教师的失言负有很大的责任，最终让无辜的孩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当然知道，教师是因为觉得他还可教所以才批评他，父母也只是因为怕他变坏所以总是对他很严厉，可是恰恰是他们用自以为是的爱和不恰当的方式，把泉推到了人生的悬崖边上。泉还告诉我，其实每次做错事后自己也很懊悔，但从家长到教师，没有人能够好好跟他说话，也没有人认真听他说话。所以，他干脆我行我素，做了错事也不辩白、不解释，逼急了就离家出走。再后来，他认识了一些有“黑社会”性质的“朋友”，就更没人敢惹他了，他感到很过瘾也很难过。记得泉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他的眼眶几度泛红，而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其实他只是一个孩子，一个需要心灵呵护的孩子，但他却没有在春天来临的时候感受到一丝的暖意……

其实，今天这样的故事依旧继续着，否则，青少年的自杀事件一定不会再发生。爱，越是深刻，越是难以表达。我们总是把爱表达成指责，关心表现为批评，面对最爱的人我们却常常有意无意地将他伤得最深、最重、最痛！泉的家长如果能够与孩子保持平等沟通，成为孩子的心灵避难所，那么孩子受伤的时候就可以回家而不是走向社会的边缘……泉的教师如果能够了解中学生成长的规律和需要，就会对生命有更多的呵护和敬畏，或者会成为泉的心灵导师和朋友，会知道怎么说他才会听，至少我们会有更大的耐心去陪伴甚至等待属于他们自己的花季的到来，即使什么也不说。那么，我们会不会更多地拥有而不是失去？

儿童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有

一个阶段他们会为自己的独立而挣扎和抗争，他们这样的努力在成人看来却是不可理喻、甚至无法忍受，但我们除了理解、包容和接纳，没有选择的余地。不管你是否愿意，在陪伴学生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做到当言则言，而且要拿捏不失言亦不失人的尺度，这就是家长和教师共同的宿命和使命，也是教育的美好所在。唯有如此，才能让泉的悲剧不再上演。

长其善而救其失

心灵成长的历程，是个体一生中认识自我并寻求自我突破的过程，一个健康的“我”的成长，应当是起源于“自我”，而后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调整并实现与他人的“自我”的互敬共存，求得理解并能够接纳他人的“自我”，致使“我”可以在群体和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相对正确的位置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我”的成长经历了以下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孩子语言中出现“我”之前，心中既没有“我”，也没有他人。

第二阶段：孩子语言中最初出现“我”，这是“个体性”和“生物性”的代表，是完全“自私”的。

第三阶段：孩子语言中开始出现“我们”，这说明“我”开始将他人的“我”融入自私的“我”之中来，这时候才不但有自己，也有他人。这个改变过程是对“我”的自私性与“他人”的自私性的深刻理解、充分接纳、客观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我”的自私性不断完善、升华的过程。这就是成长！

这样的成长显然是痛苦的。个体需要不停地否定自我、接纳他人，改变自己、理解他人，放下自我、尊重他人，但这个过程是不可忽略和替代的。因此，家长和教师如果不能看到并尊重“我”的自私性和“我”的曲折成长过程，甚至企图打击和消灭这个过程，必然导致“我”的退化和扭曲，问题就应然而生了。

因此，这个过程中父母的理解和支持，教师的了解和鼓励，将最快实现学生从“我”到“我们”，即“个体性”到“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有平等愉快地与学生交流，才能通达心灵和思想，才能将爱注入学生心里，才可以成为学生生命中的引领者和重要他人，才可以顺势而为，长其善并救其失，否则最终仍然只能以“失言”且“失人”的结局收场。